

深秋,看马致远的西风瘦马

林梅朵

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当季节又轮回到深秋,大地褪去盛装,山野清寂,草木萧疏,西风扫落黄叶,也扫乱了游子的心。千年前,行走在漫漫古道、寂寂黄昏之中的马致远,以一首《天净沙·秋思》描绘秋景,短短二十八字犹如一幅淡雅水墨小品画,意境悠远,留白绵长,被后人誉为“秋思之祖”。在这最短的篇幅中,藏着最长的乡愁,也藏着他大半生的颠沛辗转。

“气概自来诗酒客,风流平昔富豪家”,马致远出生在一个诗书门第,在大都度过约二十年的青少年时光。他曾急切地追求过功名,也曾入仕过一个时期,然而仕途不顺,他终究还是将才情寄予了词曲之中。写下《天净沙·秋思》是在哪一个秋日黄昏已不可考,几乎一生都在漂泊的他,在这首小令中透出了无奈和心酸。

秋风卷过,藤蔓枯槁,所攀附的老树也黄叶零落,在秋色中显出一身颓败。单单这一幅秋木残景,已叫人心头泛起无端愁绪,恰恰又是黄昏时分,乌鸦声声哑啼,盘旋着栖落老树枯枝。日暮归巢本是大多数飞鸟与生俱来的天性,可遇上暮色沉沉、秋意凄冷,乌鸦粗哑的叫声更增添了荒寂、凄清之感。《秋思》前六字如马致远落在画布上的第一笔勾描。

可栖上寒秋老树的为何是乌鸦?因为景物是会说话的。乌鸦浑身漆黑,从羽色上就带着压抑感,加之它的叫声不像夜莺、黄鹂那样婉转,习性也不像喜鹊、燕子那样青睞雕梁画栋、春树繁花,而是喜欢栖息于郊野废墟、

古树荒坟,使得这种鸟儿本身就自带一种沧桑、沉郁、悲凉之感,因此,黄昏归鸦几乎成了固定的悲秋意象——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,张继笔下的乌鸦啼叫出游子的乡愁;“斜阳外,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”,秦观词中的乌鸦盘旋出羁旅的惆怅……乌鸦虽然栖息于枯藤老树,可它尚可日暮归巢,而游子却漂泊无家。“人言落日是天涯,望尽天涯不见家”,日暮思归本就是人之常情,乌鸦又如同思乡的信使,用喑哑的嗓音提醒着旅人:你的家,在天涯。

马致远落在画布上的第二笔是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脚下长路漫漫,四野萧瑟西风,抬眼望去,流水潺潺绕着小桥,不远处几户人家炊烟袅袅,安稳的人间烟火近在咫尺,只是那不是自己的家。如果说“日暮归鸦”是戳在游子心口的第一刀,那么,荒凉萧疏的枯藤老树旁边那悠然恬静的烟火融融,就是戳在游子心口的第二刀。这样冷暖对冲的两组景物,越发衬托得漂泊人一身孤寂,冷清无依。

“古道西风瘦马”,古道蜿蜒,衰草连天;瘦骨嶙峋的马儿既是写坐骑,也是写委顿的自己。开篇十八字,只铺陈寻常风物,不着一字在心情上,却字字是愁滋味。而一句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,写出满目苍凉和一身疲惫的根由:天涯羁旅。悲凉顺着暮色与秋风,漫过枯藤老树,漫过小桥流水,漫过绵长的古道。而前方,仍是长路漫漫。

马致远还创作了《青杏子·悟迷》,几乎是对他二十年漂泊生涯的记述:“世事饱谙多,二十年漂泊生涯。天公

不着。我正准备伸手帮他,他却主动收回小手,慢慢挪动位置,换了两处更近的缝隙反复尝试,最后顺利把奶嘴捡了回来。平日里干净整洁的爬爬垫,是他专属的小乐园,我以为这里毫无新奇,可他总会时不时低头细看。我凑近,才发现他在观察爬爬垫上灰尘聚成的小黑点,专注又认真。

可谁能想到,这11个月大的孩子,眼里藏着成年人没有的细腻。他看见的、想到的,和我们成人是不同的,似乎比我以为的要妙得多。孩童个子暂时还小,视线大多时候贴近地面,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更低、更纯粹,所以能捕捉到在远处看不见的细碎美好。而成年人呢,眼光总是向着上边,似乎站在更高处,谁知却遗漏了低处的事物,看不清或者看不全;于是我们就忽略了脚下、低处最真实的细节。眼界看似高远,实则漏掉了太多朴素的美好。

懂得看低,从来不是卑微,而是孩童与生俱来的智慧,更是成年人该修习的处世哲学。适时低头、俯身细看,沉下心观察平凡细微,才能看见更完整、更真实的生活。

看低

陈振林

暑假里,我曾和11个月大的孙儿嘟嘟相处了好些天。

和嘟嘟在一起是开心的。年过五十的我,总觉得自己阅历多,理所应当能教会他很多东西。我耐心陪着他翻看图画书,手把手教他摆弄玩具小车,一点点引导他在爬爬垫上练习站立、慢慢起身。本以为,一直都是我在引导、陪伴、教导孩子。可相处下来我才发现,这个小小的孩童,也可以教给我道理。他总能发现我这个成年人留意不到的细节,解锁不一样的乐趣。

我教他按住工程吊车的按钮,让车子正常运转,没想到他却把车子倒扣过来,饶有兴致地转动细小的车轮。我让他抱着熊猫公仔玩耍,没想到他却伸出小手,轻轻捏住熊猫软软的小鼻子,探索不一样的触感。我手把手教他轻点早教平板电脑,播放儿歌,没想到他却俯下小小的身子,用小嘴去触碰按键,笨拙又可爱地开启音乐。

最让我意外的,是他的小机灵。一次,奶嘴掉在了爬爬垫的护栏外,他伸手从缝隙里去够,距离太远根本够

放我平生假,剪裁冰雪,追陪风月,管领莺花。”曲中自嘲功名未遂,才至浪迹半生。年少时急切追求功名,曾给达官贵人献诗以博取功名,当暮年回忆起这些事时,他只能苦笑一声“鰕生自年幼”。“鰕生”一词古人用以代指见识浅薄的人,马致远用作自称,既是谦虚,也含着酸楚。

马致远生活的元代是一个轻视知识分子的朝代,科举一度暂止。空有一腔抱负却壮志难酬的,不止他一个。他们将一腔惆怅写入曲中,唱给苍天厚土听,唱给芸芸众生听。马致远在曲中发过牢骚,有过不满,最后激情消磨殆尽,吟唱着“东篱本是风月主,晚节园林趣”的调子归隐,而这并非他的初衷。

《天净沙·秋思》在灿若星河的元曲中,篇幅最短,文字最浅,却被公认为千古名篇。全篇没有一个“秋”字,却字字是秋意;没有一个“思”字,却句句皆乡愁。

深秋,是添衣的季节,王安石曾在诗中写“空庭得秋长漫漫,寒露入暮愁衣单”,秋风知凉意,衣衫念旧温,人在这时最易想家。在家之人总觉得烟火日常平淡无奇,对照游子的天涯愁思才知道,最温润动人的幸福,就是那些炊烟袅袅、灯火可亲,家人围坐的平淡夜晚。



要当你想得太多时,要听小狗一声劝。

●百草园

忘

王成喜

老妈一直觉得身体健康,社区医院免费给老年人体检,她一次都不去,总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,除了血糖低没别的毛病。

前些天,老妈脖子上长了硬块,隐隐作痛,我陪她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是甲状腺有个小结节,体积不大,医生说不用治疗。可抽血结果一出来,老妈的血糖竟然有6.21,已经超出正常范围。医生叮嘱,以后要注

星期文库

带数字的七出好戏之三

京剧《三岔口》又名《焦赞发配》,是一出小武戏。主要人物,任堂惠(武生)、刘立华(武丑)、刘妻(武旦)和焦赞(武花脸)。这出戏有新老两个版本,因店家刘立华身份的不同,使剧情大相径庭。老本《三岔口》的剧情是,焦赞在五凤楼闯祸,宋王大怒,将其发配。杨延昭恐途中有错,特派任堂惠暗中保护。行至三岔口,焦赞、解差及任堂惠都误入刘立华夫妻所开的黑店中。夜半时分,刘立华来杀任堂惠,但任堂惠早有防备,二人在黑暗中互相打斗,难分胜负。最后焦赞知晓,也加入搏斗,最终将刘立华夫妻杀死,为民除害。剧中,店家刘立华因是开黑店的贼人,故勾歪脸。

经过改编的新本《三岔口》将刘立华改为见义勇为的正面人物,鼻梁勾豆腐块儿。他误将任堂惠认作前来杀害焦赞的刺客,准备在夜深人静之时动手除掉任堂惠,结果与早有防范的任堂惠摸黑战在一起。最后,刘妻和焦赞拿来灯火照明,才消除误会,握手言好。

这出戏重在展现武生、武丑的蹿、蹦、跳等轻巧绵软功夫,加之剧中特定时间为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,要求演员之间配合默契,举手投足之间严丝合缝。明明能真切地看见对方,却要演出摸黑的效果,是名副其实的“视而不见”。

《三岔口》虽是一出小戏,但在业内备受重视,久演不衰。它既是初学者练习基本功的开蒙戏,又是名家大腕儿的拿手戏。著名武丑叶盛章扮演刘立华最为拿手,他曾与苏富恩、杨盛春、沈富贵、盖叫天、李少春等多位武生名家合作此剧,以矫健的身手和好勇斗狠的表演,红遍大江南北。

1949年,李万春曾在上海的天蟾大舞台反串武丑刘立华,与盖叫天合演此剧,成为梨园一段佳话。另外,李少春与谷春章于上世纪中期在日本演出,并留下珍贵录像,成为后学者的范本。张云溪、张春华两位名家合作的《三岔口》也非常精彩。

另外,现代戏《磐石湾》临近尾声时,有一场海岛民兵与敌特在一座漆黑的山洞里搏斗的戏,就是借鉴了《三岔口》的表演,场面既精彩,又让观众捏着一把汗。

意饮食,定期复查。

回家后,老爸提醒老妈:“这下服气了吧?人的感觉有时候不准,明明血糖偏高,你还老以为是低血糖,所以还是得定期体检,相信医生。”

“可不是咋的。”老妈瞥了老爸一眼,“我要是感觉一直准,当初也不能看上你啊!”

你看,老妈不管说啥,最后总能精准拐到老爸身上。

感觉不准

马海霞